

金拇指
精品童书 第二辑

不让一个南瓜掉队

冯与蓝都市幽默小说集

冯与蓝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不让一个南瓜掉队

冯与蓝都市幽默小说集

冯与蓝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不让一个南瓜掉队/冯与蓝著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4.8

(绿拇指精品童书第二辑)

ISBN 978-7-5324-9491-0

I.①不... II.①冯... III.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

—当代 IV.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65260号



绿拇指精品童书第二辑

不让一个南瓜掉队

冯与蓝 著

丛书策划 梁 燕

封面绘图 沈骋宇

正文插图 孙艳雯

封面设计 陆 及

责任编辑 梁 燕 美术编辑 蓝 佳

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e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 @ jeph.com

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8.75 字数 102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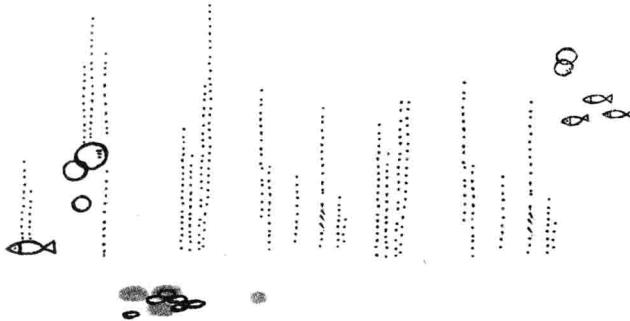
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491-0 / 1·3733

定价 1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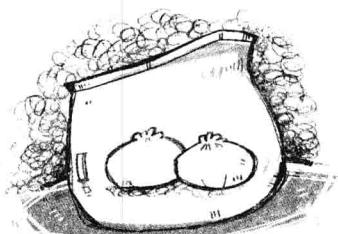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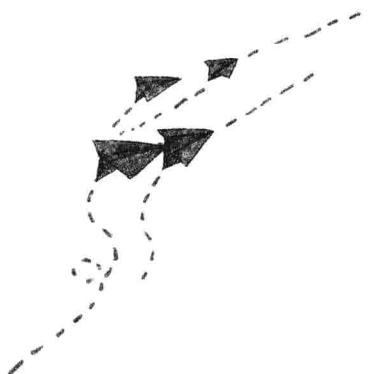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- 一条杠也是杠 / 1
我的同学余走兔 / 18
游过大海的人 / 35
和程千里斗智斗勇 / 55
听墙 / 72
不让一个南瓜掉队 / 89
爸爸的“失忆症” / 99
吃掉时间的大楼 / 116
- 私印象：**心里住着一个小男孩的巫婆姐姐 张 燕 / 131
认识作者：八卦作家 / 133
八卦插画家 / 134





一条杠也是杠

星期一早上，我刚想出门，爸爸忽然对我说：“我发现一个规律。”

看他的样子，神秘兮兮，欲言又止，我很好奇，“什么规律啊？”

爸爸说：“我发现你每个礼拜一都有点倒霉。”

这是什么话，谁的爸爸会说自己小孩倒霉！

“这话不是我讲的。”爸爸说，“是你自己说的，你每个礼拜一放学回家，都会说，哎呀今天真是倒霉死了！”

真的吗？我狐疑地看着爸爸——其实我不太喜欢“狐疑”这个词，但是我找不出一个词形容自己满脸问号的样子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要么你上学路上好好想想。”爸爸拍拍我的肩膀，“过马路当心。”

然后我就一边走一边想。

上个星期一，数学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整整六分的一道应

用题，我空着没有做，其他题目我都对，全部对，差一点就是一百分。要是这道漏做的应用题难一点，我还可以安慰自己，偏偏简单得要命，简单得用脚都能做对。我徐超逸个人历史上第一个数学一百分就这么没了，你说我倒霉不倒霉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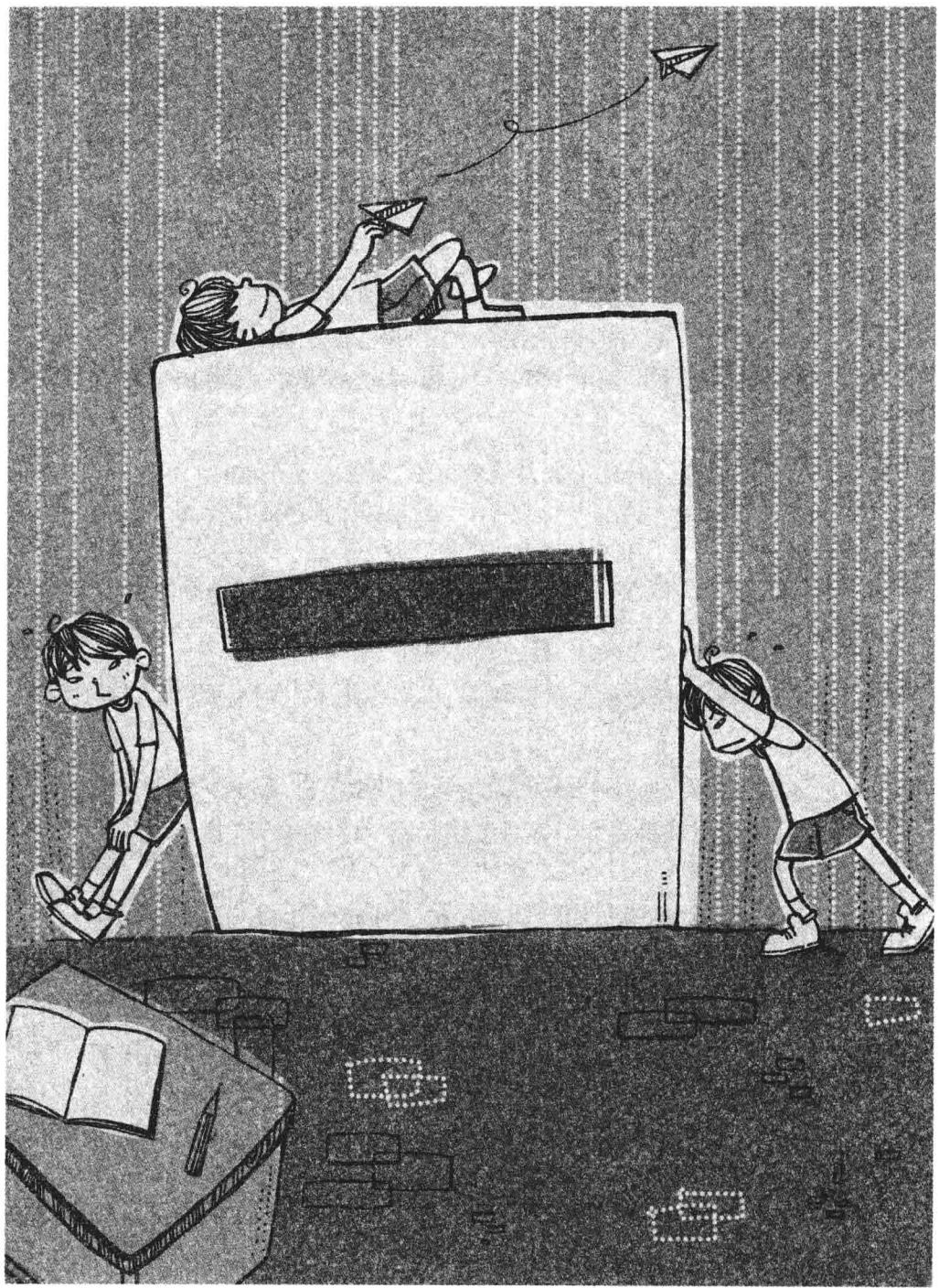
上上个星期一，我教李冉折纸飞机。李冉这家伙，看上去蛮聪明，动手能力一点儿也不行，他折的飞机，头大身体轻，刚一脱手，就直接掉到地上。我帮李冉折好飞机，对准机头哈口气，轻轻向前一抛，纸飞机飘飘荡荡，顺着风向飞出窗口，一直飞到底楼巡视的教导主任张老师头上！李冉说要死啊你的水平太高了，那么现在怎么办？我心里比他还紧张，嘴巴上却说反正张老师不知道是谁扔的，我们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。过了一会儿，张老师走进我们教室，手里拿着那架纸飞机——确切地说，当时纸飞机已经不再是纸飞机，它被重新打开，又变成了一张纸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一行字：“五（3）班徐超逸”……谁让我用练习本封面折飞机呢？真是太倒霉了！

上上上个星期一，下课的时候，我在讲台前学黄佳佳唱歌。我学黄佳佳唱歌一点恶意也没有。黄佳佳是我们班唱歌最好的女同学。我学她唱歌，只是因为好玩。我学得稍微夸张了一点点。刚唱了两句，底下大笑的同学们忽然不笑了。他们脸变得太快，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。要是我反应过来，马上闭嘴不唱，可能情况就会好很多，但是当时我唱得摇头晃脑，声情并茂，根本没发现金老师已经站在门口。李冉这个人，一点也不讲义气，要是他朝我使个眼色，没准我还能少唱两句。现在好了，除了倒霉我还能说什么呢？

上上上个星期一……

我一边走一边想，好像我每个礼拜一真的都会倒霉啊。那么今天会发生什么倒霉的事情呢？

想到这个，我有点紧张。不管怎么样，小心些总归没有错。我



就像一个怀里揣着定时炸弹的人，不知道炸弹什么时候爆炸，又不能告诉其他人，只好小心翼翼，提心吊胆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，坐到座位上去。

我的同桌冯与蓝对我的表现深感奇怪。

“咦？”她说，“你今天正常得吓死人。”

听她的口气，好像我一定要在讲台前扭来扭去唱歌，折了纸飞机飞到楼下去，给老师批评个十次八次，我才是真的我。

换作平时，我一定会说：“什么叫正常得吓死人啦，你又没有死！”

我还会说：“看见正常人就要吓死，你肯定不正常！”

她一定不甘示弱，反唇相讥，于是我们又要你一言我一语地斗嘴。

但是今天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想说的话就在嘴边，我硬是咽回肚子里。

谁叫我每逢星期一就倒霉呢，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一个字，忍。

冯与蓝看见我刚张开的嘴又马上闭起来，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，肯定奇怪得要命。她对朱伟业说：“你看看今天徐超逸是不是有问题啊？”

朱伟业用他一贯坚定的语气说：“他每个礼拜一都有点怪兮兮的。”

毫不夸张地讲，整个上午，我真是做到了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。要是我一直保持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，说不定一整天就这么太太平平地过去了。没有想到午会课上会发生那样的事。搞得我整个下午都慌里慌张，手足无措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

午会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说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无非



就是进行了一次小队长的推选。

不是大队长，不是中队长，只是小队长。

这个学期，我班转走了一位同学，空出了一个小队长的名额。就一个哦，金老师说，只有一个名额也要认真对待，大家先说说心目中的最佳人选，然后再投票表决。

换作平时，我肯定高高举起手，大声说：“我要推选李冉！”

然后同学们哄堂大笑。

李冉怎么可能当上小队长，他听见我推选他，肯定满脸通红，红得像猪肝一样。

李冉脸红的样子实在太好玩了！

我的手快要举起来了，但又忍住，我告诉自己，不可以随便举手，要记住今天是星期一。

我把右手插进裤袋，不让它自说自话地举起来。

这时候，李冉站起来说：“我要推选徐超逸！”

然后同学们哄堂大笑。

我的脸到底有没有红，我自己是看不见的。我只觉得空气一下子变得很凉。

吴斌说：“我也推选徐超逸！”他把“也”字说得特别响，坐下去的时候还朝我挤挤眼睛，好像帮了我很大一个忙。

盛卫国也跟着举手，说：“我……我

……我也推选徐超逸！”

盛卫国有点口吃，平时说话很慢，激动起来连话也说不清楚，今天居然把我的名字念得一清二楚。

金老师说：“看起来推选徐超逸的同学很多。”然后她问我同桌，“你觉得呢？”

冯与蓝说：“徐超逸是去年转学来的新同学，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，学习上嘛……”她瞟了我一眼，“还是有点进步的。最主要的是，他待人很真诚，同学有困难，他肯定主动帮助，就算有时会帮倒忙，态度也是热情的……”

同学们又一阵大笑。我敢百分百肯定，这个时候，我的脸一定红得像猪肝一样。

最后，我竟然真的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为小队长，金老师把小队长标志别到我的袖子上，同学们一起鼓掌。就像做梦一样，你知道吧，就是脚下软绵绵的，像踩在棉花上，你明明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偏偏觉得眼前的事情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。



整整一个下午，我都感觉左手臂不对劲。

有点酸，有点麻，还有点痒兮兮。我把手臂抬高，放下，再抬高，再放下，好像比平时重了好多。

朱伟业说：“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，不就是当个小队长……”

我说：“我哪有紧张！”

为了表明我的不紧张，我决定表现出镇定自若的样子，即使下课也不大声说话，不手舞足蹈，以免被人说：“瞧，才当了一条杠就激动了！”

李冉笑嘻嘻地走过来，好像有话要对我说。我一本正经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哎哟——”李冉叫起来，“你脸板得像包公一样！”

回到家，还没放下书包，我妈妈就先看到了我手臂上的一条杠。

“咦——”她用手指着一条杠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。

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来形容妈妈的表情是有点俗了，她发现的是比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更新的大陆。

我的左手臂又开始酸酸的，麻麻的。

“怎么回事啊？”她大惊小怪地扯住一条杠，看正面，看反面，像在作文物鉴定。

“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。”我说，“有点莫名其妙。”

妈妈的脸顷刻间挂了下来，“你老实说，是不是把谁的一条杠拿回来玩了？”

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人，天天都希望我进步，做梦都想听见老师表扬我，一旦我真的进步了，她又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简直就是不可能。

我没有很委屈地跟她争辩，大声说这明明是我自己的一条

杠,凭什么小看我凭什么冤枉我。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换一种方式跟她交流。于是我很冷静很沉着地告诉她,谁吃饱了饭会把别人的一条杠拿回家玩啊,一条杠有什么稀奇,我们班有八个一条杠!

妈妈说:“一条杠是很多的,但是你戴一条杠是破天荒第一次,难道我不该大吃一惊吗?”

话虽这么说,据我观察,她大吃了绝对不止一惊。

吃晚饭的时候,她像往常一样,拼命往我碗里夹青菜,还时不时看看我的一条杠。

我只好随便她看。难道我可以说:“妈妈,你不要再看了,看得我难过死了!”我能这么说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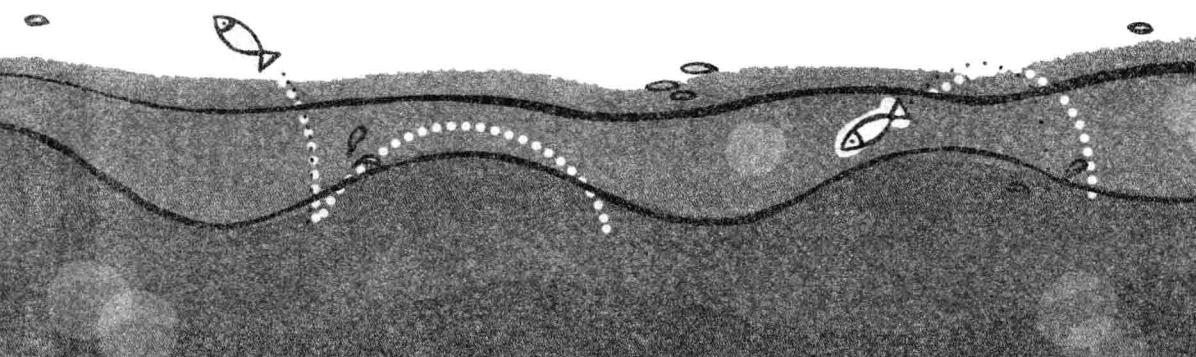
我猜这是因为妈妈念书时也没戴过一条杠的关系。她说的,她上学比别人早,成了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,别的同学上课坐得笔挺,她一个人坐在第一排吃手指头。

从小当班长的爸爸就比妈妈坦然多了。一条杠挂在我手臂上很长时间,他都没有多看一眼。

爸爸的表现也叫我不解,我倒是希望他多跟我聊聊,问我怎么戴上了一条杠。是他发现我每个礼拜一都要倒霉的,那么现在我戴了一条杠回来,他难道不想发表一下看法吗?

爸爸什么也没问,很轻松地吃饭,还和妈妈聊起了单位的事。

我只好慢吞吞地把饭吃完。



妈妈又大吃一惊，“你居然把青菜吃光了？”

是啊，怎么了？

“你不是最讨厌吃青菜吗？”妈妈说，“每次你都要剩下好多，说再吃就要吐了。”

唉，你每天孜孜不倦往我饭碗里夹青菜，说青菜有营养，说要荤素搭配吃，难道不是希望我能吃光吗？我心里这么想，没有问。一条杠挂在手臂上，我不大关心别的问题。

妈妈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奇怪了……”

我看看爸爸，他好像一点好奇心也没有。我想该怎么开口跟他说话。

他发现我在看他，“嗯？”他抬高眉毛，表现出疑问的神色。

我摸摸头，抓抓脖子，不知道怎么讲。

“有话对我说？”

“呃……也不是……唔……算是吧……”

“到底是不是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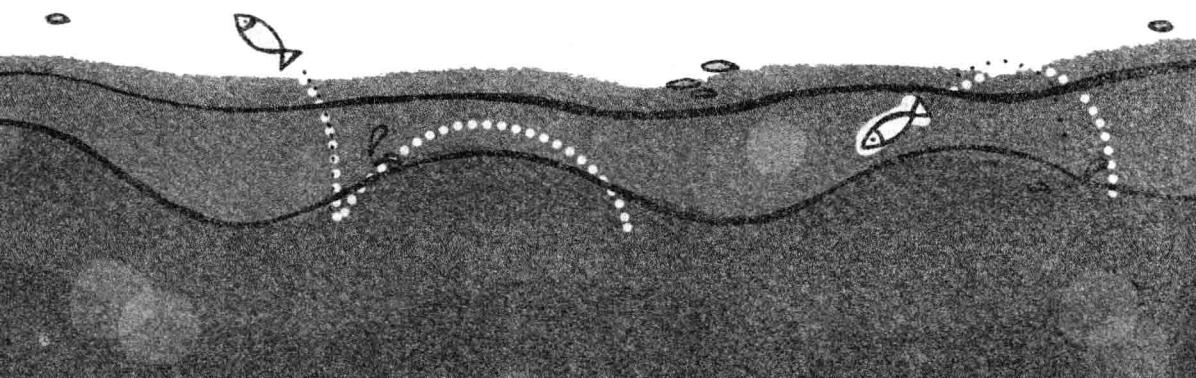
我发现自己的确很反常！

我对爸爸说：“这个一条杠让我神经有点紧张！”

爸爸说：“你也会紧张？”

当然，谁都会紧张，即使是我徐超逸。

但是，徐超逸居然在为一条杠紧张，我开始怀疑自己不是徐



超逸了！

我的意思是，要是我戴了两条杠、三条杠，那么我紧张，还情有可原。可现在只有一条杠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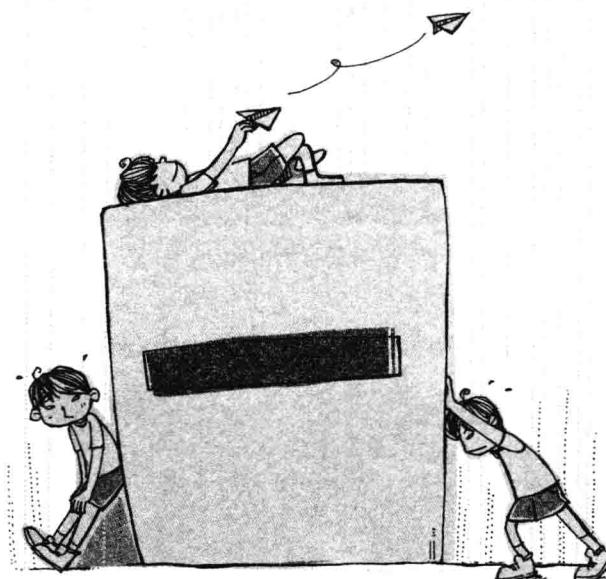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是担心自己当不好小队长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！”我说，“小队长，人人都会当的，我怎么会当不好？”

“那你为什么紧张？”

“因为我不想当小队长，他们硬要我当，我觉得很麻烦，所以紧张……”

越说声音越轻，自己都觉得不像话。刚刚上学的时候，我羡慕人家戴标志的大哥哥大姐姐，就自说自话用红颜色水彩笔在手臂上画了一条杠。本来要画两条杠，我嫌画起来太麻烦，就很谦虚地





画了一条。

所以,我怎么可能不想当小队长?

但是,当了小队长,要每天收齐一个小组的作业本,要轮流负责值日生劳动,要在犯了错误的时候被老师和同学说:“你还是一条杠哦……”想想就麻烦,连头都要想痛了。

“但是你说小队长人人都会当的。”

“是人人都会当的啊……”

我不说话了,爸爸也没继续问下去。脑子有点晕乎乎。我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,为什么反而糊涂了?

第二天早晨,我背好书包,想把小队长标志戴到左手臂上。

给自己戴标志有点难度,我拧着脖子,很吃力地试了几次,不是戴歪了就是别针别不上去。

“我帮你戴。”爸爸走过来,接过我手里的一条杠,“我觉得一条杠还蛮有意思的,你看啊,你把它去掉一半,它也是一条杠,你把它竖起来,它还是个 1……”

“只不过是个 1,”我嘴里嘟囔,“而且一不当心就回到了 0”



“1回到0,只是少了1而已,但是你有了1,就可以变成2,变成3,变成4……一直变下去。”

“那要是变成2,变成3,变成4以后,还会不会回到0啊?”

“你想得还蛮远!”爸爸说,“不一定,也许会的,有这个可能。”

“那么怎么办啊?”

“还能怎么办,已经是0了,那就再争取1咯,反正已经有经验了,应该不难吧。”爸爸帮我理了理书包肩带,“好了,快点走吧,过马路小心。”

我走到门口,有点不放心,回头又问:“那么0会不会变成负1啊?”

“哪来这么多问题!”爸爸眼睛一瞪,“要迟到了还不快走!”

我只好背着书包去上学。

从今天开始,我要负责收齐小组的作业本,再把整理好的作业本交给课代表。听上去,这件事情只要分两步:收齐本子、交给课代表。但是,只有我才知道,要把本子收齐,会有多大的困难。因为我以前就是全组交作业最慢的一个。

我交作业慢不是没有理由。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一到交作业,我的书包就变得非常大,结构变得异常复杂。作业本明明放在专门放作业的那一层,常常翻遍了也找不到,我只好找遍每一个隔层,恨不得把头都钻到书包里去。也不是每天都找不到作业本,有时候很快就找到了,只是我不想那么快就交给小队长,我会把作业本捏在手里,假装递给小队长,小队长伸手来拿,我很快把本子移开,小队长会说你快点把本子给我。我就再假装一次。我的反应蛮快的,小队长经常扑到东,扑到西,累个半死,作业本还牢牢捏在我手里。每天早上,我不是在找本子,就是在和小队长玩抢本子游戏。小队长不承认和我玩游戏,每次抢来抢去抢不到本子,他